

梁晓声
作品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16

何家。静之默默将电视打开；那是一台十二寸黑白小电视，不知为什么，却调不出图像来。

几人的目光都望向电视；电视屏幕虽然一片雪花，却终于出了声音：“据我省气象台报道，我省地区，气温骤降。尤其黑河地区一带，普降大雪，交通中断，形成雪灾……”

傍晚时分，大雪纷飞，风声如嚎。一个小村子几乎被埋在雪中，只露房顶。在人家和人家之间，挖出一米多深的通道，像战壕。

两个人袖着手在通道中行走。

远处传来狼嚎声。

两个人大声喊着说话：

“这两天，怎么狼叫得起劲了？”

“饿的呗！逮不着吃的，想进村，又不敢！”

“知青一走，连队人少多了，连狼也放肆了，还要进村吃人咋的！”

“那可没准，得嘱咐女人孩子小心点儿！”

一幢屋子里聚着些男人，其中有林超然和张继红。林超然袄袖戴着黑纱。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说话。他是从前的连长，现在的队长。

队长：“超然我就不介绍了。小何在连里当知青副指导员时，他常来。咱连里还常开玩笑，说他是咱连女婿……”

一个男人：“别咱连咱连的了。现在兵团又改成农场了，连队又叫生产队了，你也不是连长，是生产队长了……”

队长失落地：“是啊是啊，不说那些。”看着张继红问：“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张继红：“我以前是三师十七团的，现在改成什么农场了我也不清楚……我和

超然这次不请自到,是想借点儿肉,借点儿面……”

另一个男人:“借点儿? 借点儿是借多少?”

听他的口吻,分明不怎么愿意。

张继红:“最好能让我俩带走百多斤猪肉,十来袋面粉。如果是精面粉更好……”

那男人:“还精面粉!”扭头对别人小声说:“听他话好像该他们的。”

张继红听到了,尴尬地看着林超然。

林超然干咳一声,歉意地:“我也知道,我们四十几万知青呼啦一走,北大荒又冷清了。说实在的,我也不好意思来。何况这里也不是我从前的连队,只不过是妻子从前的连队……”

门忽然开了,刚才在外边朝这里走来的两个男人进入。

其中一个一看到林超然就大呼小叫:“超然,想你呀! 小何呢? 没跟你一块儿来?”

队长向他指指自己袄袖……他这才发现林超然袄袖上戴着黑纱,愣住。

另一个已明白何凝之为什么没来了,扯他一下,和他一起坐下了。

林超然低了一会儿头,抬起头接着说:“凝之生前也很想大家。如果她还活着,肯定跟我一块儿回来……哈尔滨不少咱们兵团的返城知青还没找到工作。”看着张继红又说:“我俩在夏天里组织大家组装过旧自行车,还卖了点儿钱大家分分。但冬天一来,行不通了。所以,又组织大家包冻饺子卖,希望春节前都能多少再分点儿钱……可你们也都知道的,在城市里,粮食是定量的,得凭购粮证买。肉得凭票,非年非节不发肉票。所以我们就想到了回来借……等我们以后混好了,加倍奉还……”

队长:“超然,你不说这话了行不? 越说越外道了。北大荒是有人情味儿的地方。你俩那份儿返城的歉意,也不必一再表达了。兵团那十年里,有你们四十几万知青在,热闹,也确实多向国家交了许多粮。但年年亏损也是真的。亏就亏在你们四十几万知青每年的工资方面,那每年都是几个亿。对于国家,对于北大荒,你们返城了究竟是好是不好,那得两说着……”

后进来的一个男人打断了队长的话:“队长你也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要说就说当下的事儿! 超然,你们不就是需要面,需要肉吗? 面我家不多了,但我上个月

刚杀一口猪，你干脆带走半扇猪！凝之她曾经是我两个孩子的老师，冲哪方面我都不能小气！”

与他同时进屋的男人：“面我家有成袋的，一会儿你跟我回家扛去！”

又一个男人站起大声地：“那就都别瞎耽误工夫了！凡是家里有的，都回家扛出来往车上装吧！他俩不是说今晚不能住下吗？”

“成！”

“就这么办！”

“既然来了，那就不能叫你俩空手回去！”

“是啊。如果空手回去，那成个什么事儿！”

男人们七言八语说着，纷纷站起。

队长：“别急，别急，都别急嘛！”看着林超然和张继红又说：“非连夜走不可？”

林超然：“火车站那儿还有几名返城知青在等着，要赶明天早晨开往哈尔滨的那趟车，怕他们等急了。”

张继红：“再说哈尔滨也有些兵团的哥们儿在盼着我俩早点儿回去。我俩一离开，他们没主心骨了。”

队长：“好。不强留。那什么，多套两架爬犁，多去些人，负责安全送到火车站。这几天夜里闹狼，有猎枪的都带上！也多扎些火把带上！”

村口。三架爬犁蓄势待发。一架爬犁上装着东西，坐着林超然和张继红；另两架爬犁上坐着些搂抱猎枪的、持火把的男人。但火把都还没点上。

老人、女人、孩子们在相送。

队长：“都甭等我发话了，走啊！”

三架爬犁驶动了。

三架爬犁疾驶在雪原上。

“驾！驾！”之声及鞭声不绝于耳。

有人指着说：“看！看！他妈的有狼跟上来了！”

接着有人说：“一、二、三……六只！……那儿又一只，七只！……”

黑夜中，一双双绿眼睛分左右两边追上来。

狼嚎声。

爬犁上有人喊：“不让它们总追着！点上火把！”

于是每架爬犁上都燃起了火把；然而狼群还是跟着。一条条狼影从爬犁两边奔过。

男人们的咒骂声：

“妈的，怎么都不怕火了？”

“饿急了呗！”

“震慑震慑，给它们一枪！”

“别，看惊着马！”

但枪声已响……果然，有马受惊了；一架爬犁斜驶开去，并且没多远翻了。人
在地上，火把也掉落了。

但见几条狼影向那三人扑去。

这边载人的爬犁上有谁大喊：“快捡起火把！”

那三人捡起了火把，威吓狼群。

这边车老板勒住了两匹马，爬犁上的四人跳下马车跑去解围，奔跑中有谁又放
了一枪。

林超然和张继红坐的爬犁驶出了很远才勒住；车老板返身操起枪，瞄了瞄，放
下了，担心地：“瞄不准，怕伤着人。”

张继红欲下爬犁，林超然拽住了他。

林超然：“你赤手空拳跑过去能起什么作用！”

他从车老板手中夺过猎枪，瞄准。

砰……

张继红：“好！撂倒一只！”

车老板：“给你子弹！”

林超然接过子弹，压上膛，又瞄准。

砰……

雪原上……剩下的绿眼睛停止不前了。

狼嚎声似乎有了种悲哀意味。

三架爬犁又行驶在雪原上；火把照亮男人们的脸。一场惊险之后，还都有些

兴奋。

一架爬犁上有人问：“刚才谁开的枪那么有准头？两枪打死了两只狼，弹无虚发嘛！”

另一架爬犁上有人回答：“是林超然！”

其他男人言论：

“小子行啊，不愧在战备连待过！”

“光两张狼皮在哈尔滨就能卖不少钱！他可没白回来一趟，还发了一笔！”

“他说不要！让咱们卖了，把钱分分，算给各家孩子的过年礼钱啦！”

“这才够意思嘛！”

哈哈哈哈……

男人们的笑声中，三架爬犁渐远。

白日。哈尔滨市工商局会议室。

局长也就是小韩他父亲在主持会议。

韩局长：“卖假牌车的现象还没查清楚，现在又出了卖冻饺子的现象，市里领导把我找去严肃批评了一顿……”

小韩：“哪座城市没有卖假牌自行车的现象？至于那么当回事儿吗？”

韩局长：“你是不是了解点儿什么情况，徇私不报啊？”

小韩：“爸，这您可冤枉我！”

韩局长严厉地：“出去！”

小韩：“我怎么让您发脾气？”

韩局长一拍桌子：“我叫你出去！”

小韩：“那您也得说出个理由！”

一名老工商将小韩拉起，劝了出去。

韩局长：“不像话！开会时叫起爸来了！这是在局里，又不是在家里！假牌自行车的事，要继续抓紧查！飞鸽也有了，永久也有了，凤凰也有了，那都是人家上海、天津的名牌！人家两市工商的同志来咱们哈市开会，在存自行车处发现了那种拼凑组装车！咱们市的面子栽大了！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严加惩处！冻饺子的事是最近才发现的现象对不对？”

有人汇报：“对。我们的同志还没亲眼看到过，但接到了七封举报信……”

韩局长：“这现象比假牌自行车的事更要及时查清，严肃惩处！否则，如果有市民吃出问题来，那我们工商责任大了。”

又有人说：“局长，既然市里领导都很重视了，能不能请公安的同志配合一下，那样执法的威力会强不少。”

说这话的是位四十来岁，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女同志。

韩局长：“同意。你先跟公安的同志沟通一下。如果需要，我亲自给公安局长打电话。”

组装自行车的那个小厂院里。这儿那儿，包括犄角旮旯都打扫得很干净。院里临时用砖和木板搭起了些架子，放着大大小小的面板、菜板、盖帘子什么的，其上冻着饺子。

屋里……些个男女返城知青守着两大盆馅儿在包饺子，边包边说话；静之也在其中。

“自从我家面板拿这儿来了，我妈一要做面食，我就得到邻居家去借面板。”

“那有什么法子呢，我家的面板不也贡献这儿来了吗？谁叫咱们既接不了班，又不是考大学的料，而且还没门路呢！”

“哎哎哎，你们女的就别抱怨了！我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儿，要是整天和你们一块儿包饺子，还得每天晚上偷偷地卖，说起来多丢面子啊！”

“面子重要，生存更重要啊！听说，香港、台湾早就有了饺子机，一台机器比一百多双手包得还快！”

“我盼着那么一天，要不咱这儿成了自行车厂，要不有了那么一台饺子机。总之，那咱们好歹也算是工人，现在咱们这算什么？”

静之却没说话，飞快地擀皮儿。

有人问她：“静之，今天怎么话这么少啊？”

有人接言：“人家现在是黑大法律系的大学生了，跟咱们说不到一块儿了嘛！”

静之这才苦笑道：“我有我的愁事儿，以后四年，如果靠爸妈给的钱买饭票的话，那不也同样没面子吗？”

门一开，李玖进来了，拿着用红绳扎成一卷的挂历。

李玖：“好热闹啊！”

静之：“拿的什么？”

李玖：“挂历。”

静之：“挂历？什么挂历？快打开看看！”

李玖解开了系绳，一幅条形大挂历呈现在静之面前。上面印的是古代山水画。

静之：“太美观了！哪儿来的？”

李玖一页页掀着挂历，同时说：“市政府发给各局和离休老干部的，有人也给了我爸这么一幅。我呢，来这儿找静之她姐夫，有件麻烦他的事儿。又快过春节了，不好意思空手，临出门就带来了。静之你要是喜欢那就拿回你家去，反正给了你给了你姐夫，都能代表我的心意……”

一个姑娘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你送人，你爸妈舍得呀？”

李玖：“他们舍不得也得舍得啊。在我们家，我的事儿压倒一切！”

静之：“我做主了，先挂这儿吧，让大家欣赏几天！”

李玖将挂历挂在了一面有钉子的墙上，问静之：“你姐夫不在这儿？”

静之：“和张继红大哥在里屋炕上睡着呢。他俩昨天后半夜才从兵团回来，估计一路没在车上合过眼。洗洗手，帮我擀皮儿。他们那么多人包，我有点儿供不上了。”

她放下擀杖甩双手。

李玖洗罢手，帮她擀，同样擀得飞快。

静之：“找我姐夫什么事儿？”

李玖：“还不是我和罗一民的事儿！我俩的事儿他不关心可不行！”小声地：“我跟你讲，我俩都那样了！去年春节前那样好几次……”

静之：“哪样了啊？”

李玖：“别装糊涂！”

静之明白了，笑她：“小声点儿。”

李玖：“我儿子都五六岁了，还怕别人议论那种破事儿呀？”

静之：“破事儿你还让慧之为罗一民倒腾壮阳的偏方！”

李玖在静之手背上拧了一下：“你也给我小声点儿！这个慧之，嘱咐她保密，她

到底还是泄密了！我也不是为了那事儿，一民他确实肾亏，他肾亏，对他自己也不利嘛……”

静之笑道：“得啦，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李玖：“让你给描黑的！哎，啥时候吃你和小韩的喜糖啊？”

静之忧郁了：“也许，你还真吃不上了……”

李玖：“咋了？他家条件那么好，人我也见过，长得挺帅，你可别眼光太高！”

静之叹口气：“一言难尽，以后再跟你细说……”

她将包好的饺子托在手心呆看，陷入了回忆……

黑大的一间小教室——黑板上写着“首期读书会”五个美术字，课桌摆在了一起，静之等十二三名男女同学在进行交流。而桌上，摆着厚厚薄薄几本鲁迅的书。

一名男生在发言，很激动的样子：“我认为，鲁迅先生当年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无非两点。一曰奴性，二曰看客心态。而这两点，在‘文革’中又全面呈现了一番。在我们那一所中学，有些红卫兵学生往老师脖子上拴铁链子，逼迫老师在地上爬，还要学狗叫，就因为那位老师的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指着说，看，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这个鸟样子！许多同学都围观了，我也是围观者之一。有人还笑，我也笑……”

敲门声，一名同学起身开了门，叫静之：“静之，有人找。”

静之起身出了教室。

见门外是穿着工商制服的小韩。

静之：“工作落定了？”

小韩：“这不是制服都穿上了吗，怎么样？”

静之：“挺合身。”

两人在校园里走着——此时已是深秋，树上地上，一片金黄的叶子。

静之：“你不是说，还要考一次吗？”

小韩：“我爸妈说，其实也没那必要了。”

静之：“你爸妈给你解决的工作？”

小韩：“我不靠他们靠谁？‘文革’中被改造了十来年，受了许多苦，让我进工商局，也体现着组织上对他们的精神赔偿。”

静之：“如果对于干部们都按这种赔偿，好工作还不都让你们干部子女占了？”

小韩：“别动不动就以批评的眼光看一些事……”

静之：“对于中国，有些现象现在不批评，将来成后患！”

小韩：“我怎么听着，好像‘文革’在你这儿还没结束似的？”

话不投机，静之抬头望天，望树上的黄叶。

小韩：“别一句话不爱听就那副嘴脸。”

静之倏地将目光瞪向他。

小韩：“用词不当，收回收回。我找你有重要的事商议！”

静之：“请简单点说，我在主持讨论会。”

小韩：“还是那件事儿——我爸妈的意思是，现在你考上了大学，我的工作也落定了……”

静之：“可我现在还是学生！”

小韩：“已经当爸爸妈妈了的还有是学生的呢，学校又不是不允许你这种年龄的女生结婚！我爸妈将新房都替咱们解决了！大两居，还是木板的地，朝阳，老式的俄国楼房。我去看过了，特满意，相信你也会满意……”

静之：“我的态度不变，不毕业，不结婚！对不起，我不能陪你太久。”转身欲走。

小韩抓住了她的手腕。

两人互瞪。

小韩：“是不是移情别恋了？”

静之：“如果是那样，我会当面向你作出坦率的声明。”

小韩一拽，将她拽到了跟前，脸对脸地瞪着她，审问地：“你和你姐夫是怎么回事？”

静之挣了挣手腕，没挣开。

小韩：“老实交代！”

静之：“不放开我咬你手了啊！”

小韩：“别以为我什么都蒙在鼓里，我发现过你挽着他走！从那以后……”静之咬他手。

小韩哎哟一声，放开了静之的手腕。

静之：“说下去。”

小韩：“你还真使劲儿咬啊！”举起了手。

静之：“敢！不想谈恋爱了是不是？”

小韩：“你总这样拖着，我还怎么跟你谈下去？”

静之：“你居然暗中监视我，我又怎么跟你谈下去？”

小韩：“我是干部子弟，工作好，又有房，不是除了你何静之就找不到老婆了！”

静之：“那你他妈的就去找！”转身便走，走了两步，回头又说：“如果让我在你和我姐夫之间选择，我当然会选择他！”

小韩望着静之的背影走远，气极，踹树，踹疼了脚。

教室里。同学们在听静之发言。

静之：“我承认，刚才大家对国民劣根性的看法都有道理。但我同时认为，奴性也罢，看客心态也罢，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劣根性，需要文化进行特别长期的启蒙影响才能改掉。《巴黎圣母院》中，加西莫多在广场上受鞭笞时，不是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看戏似的围观吗？《红字》中的女主角受羞辱时，不是有围观者用马铃薯砸她吗？只不过，中国需要有雨果，有霍桑，现在还没有……”

一名女生：“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复活》，我们需要忏悔的精神和自我救赎的意识。”

一名男生：“从前我们还有梁启超、鲁迅。”

另一名女生：“我觉得中国文化中只有鲁迅是不够的。”

静之：“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关于闻一多的书。他的清华好友潘光旦留美时，他还在清华。潘光旦是在美国读优生学，在写给闻一多的信中，批判了中国多生而无优生意识的弊端，这基本上也是一个事实。但闻一多在回信中说：如果你想要据此证明中华民族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劣种的民族，那么我将在你回国之前买一把手枪，一见到你就亲手打死你！”

同学们都笑了。

门突然开了。小韩双手叉腰，气势汹汹地：“何静之，你给我出来！”

静之霍地往起一站：“韩士强，你想干什么？”

小韩一言不发往教室里闯；几名男生挡在了他面前。

静之：“有劳你们几位，把他给我拖走，一直拖到校外！”

小韩被拖走了。

静之生气地：“岂有此理！”

门突然又开了，闯入两名公安人员，其中一名举着搜查证喝道：“都别动！我们是公安人员，有搜查证。”

大家都吃惊地呆住。

立刻又进来两名工商人员，其中一人是小韩。

小韩与静之四目相对，他避开了目光；而静之却瞪着他。

另一名工商：“他们两名公安人员在配合我们工商部门打击投机倒把，非法牟利行为！人赃俱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里屋。睡在炕上的林超然和张继红惊醒了，一齐匆匆穿衣服。

外屋。那名年长的工商指着一个锈迹斑斑、看上去很重的铁柜子问：“这是什么？”

“保险箱。”张继红的声音。

年长的工商一回头，见林超然和张继红已从里屋走出；张继红还在扣袄扣。

年长的工商：“钥匙在谁那儿？”

张继红：“在我这儿。”他腰带上有条链子，链子上就那么一把钥匙，显然，那是他极重视的一把钥匙。

年长的工商：“打开。”

张继红瞪着对方不动。

年长的工商：“叫你打开，没听到？”

张继红看林超然。

林超然点头。

那铁柜有密码。张继红旋转密码。

小韩对其他男返城知青严肃地：“都站墙边儿去，不许靠墙。”

林超然看他一眼；静之看林超然，林超然苦笑。

没人动。

小韩一个个推大家。

有一人也推小韩。

一名公安：“想干什么？老实点儿。”

柜子打开了，里边是些分面值摆放的钱，还有几摞硬币。

年长的工商：“小韩，把钱收了。”

小韩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半大不小的信封，将钱收入进去。

静之忍不住地：“韩士强，那可是他们最近才挣到的辛苦钱。”

小韩：“也是赃款。”

张继红上前一步，抓住了小韩衣领。

一名公安用警棍朝张继红一指：“你想阻止执法？”

林超然：“继红！”

张继红松手了。

年长的工商研究那柜子：“你们真够能耐的，还组装起保险柜来了！”

一名男返城知青：“那是我们从废品收购站买的，改造一下自己用犯法吗？”

年长的工商：“但收购旧自行车，拆卸、组装、销售就是犯法。组织在一起，包那么多饺子四处卖，也是犯法。”一指保险柜，对小韩又说：“这也是物证，搬车上去。”

小韩让一名公安替他拿着公文包，双手抱保险柜，却怎么也抱不起来。

林超然：“小韩，别费劲儿了。那是日本军用的，很沉。”

小韩作罢，朝年长的工商摇头。

年长的工商：“你们认识？”

小韩难堪地：“一般性的熟人。”

年长的工商问林超然：“想必你是林超然啰？”

林超然点头。

年长的工商：“叫你的人将院里那些冻饺子弄车上去。”

林超然：“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听我的了。”

一名公安：“小韩，我俩帮你。”

小韩：“怎么弄车上？”

年长的工商：“全倒小卡车车厢里就行。”

林超然：“往车上一倒，那就全脏了。脏了就不能吃了，浪费了。现在的中国，吃饺子是一种幸福。如果那么多好端端的饺子全浪费了，你一点儿不心疼吗？”

年长的工商：“别听他的。听我的。”

李玖突然：“慢！”

于是小韩等四人的目光望向她。

年长的工商：“你又是什么人？”

李玖：“院里的饺子全是我花钱雇他们包的，归我所有！你们谁敢动一指头，那就是侵犯私有财产！”

年长的工商光火了：“跟我要泼？我不吃你这套！”

李玖也大光其火：“谁要泼了谁要泼了？我向你作声明你为什么侮辱我？你说你说你说！”瞪着小韩又嚷嚷：“姓韩的，我知道你爸是工商局长！今天他不道歉，我闹到你爸的办公室去！还有你们两个公安的也给我听明白了！我爸和你们局长和市里的领导那都是有交情的！如果我不高兴了我爸那也就不高兴了！如果连我爸都不高兴了，那也没你们高兴的日子了！总而言之，敢动我一个饺子的，我叫他一辈子再吃饺子的时候就想到我，一想到我就闹心！”

李玖连嚷嚷带比画，小韩们连连后退。

年长的工商：“把他们都请车上，走！”

他一说完就识相地转身而去。

一名公安：“各位理解理解，我们是奉命行事，请吧！”

静之：“韩士强，我也不例外吗？”

小韩：“这话你别问我，我说了不算。”

另一名公安：“女的也请配合配合，啊？”

片刻，屋里只剩静之、李玖、小韩和一名公安了。

那名公安对静之客气地：“你也请吧。”

静之：“我为什么要跟你走？我是黑大的学生，来看一个人的。”

她掏出学生证递向那名公安；对方接过看一眼，还给她，接着看小韩。

小韩：“我认识她，她确实和咱们查的事无关。”

静之：“韩士强，心里幸灾乐祸是不是？”

小韩：“我不像你想的那么卑劣。”朝那名公安一摆手，两人也离去。

小韩和年长的工商坐在工商局的车里；年长的工商坐驾驶座。

年长的工商：“那比比画画乱嚷嚷的女的，她爸究竟是什么人？”

小韩：“木匠。”

年长的工商：“木匠？当时让她唬住了。”

小韩：“八级木匠。”

年长的工商：“十八级那也是木匠！”

屋里。

李玖埋怨静之：“我咋说的？后悔了吧？你要是和小韩还好好地处着，凭他爸是局长，林超然是你姐夫，怎么也不至于是刚才那么一种局面！起码他小韩会向你通风报信儿……”

静之：“李玖你在这儿守着，我没回来，千万别离开！”

她一说完冲了出去。

何父当校长那所中学。刚下课，何母走出。

“妈……”

何母一转身，见静之站在教室门旁。

何母：“有事儿？”

静之恳求地：“妈，放学后你留下十名学生行不？”

何母：“为什么？”

静之：“把他们借给我……”

何母：“借给你？你头脑出问题了？学生又不是物品，老师有什么权力将学生借给别人？荒唐！”

静之：“妈，我要办点儿事儿，缺人手，想求你派十名学生帮帮忙……”

何母：“这倒可以考虑，那也要看公事私事。”

静之：“我姐夫他们那儿包出了好多饺子，今天晚上必须卖出去……”

何母：“绝对不行！我怎么可以派给你十名学生，让你带着去卖饺子？又不是

义卖！说你荒唐，你就是荒唐！”

何母转身便走。

静之呆望着母亲背影。

何母回头又说：“你是大学生，也不许你帮那种忙！”

中学操场上。蔡老师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在跑步。

走在操场上的静之望着站住了。

“蔡叔叔……”

蔡老师一转身，见静之站在跟前。

蔡老师：“有事儿？”

静之：“蔡叔叔，我要做件事儿，需要人手帮忙……”

蔡老师：“没问题，我这就可以派给你几名学生……”

静之：“谢谢……不用了。”

她发现父亲走出了教学楼，正大步走过来。

静之转身便走。

蔡老师困惑。

何父：“静之！何静之你给我站住！”

静之拔腿就跑。

黑龙江大学。静之那个宿舍里。

静之愁眉苦脸，同宿舍的女生七言八语：

“帮你姐夫他们卖饺子？能让我们抽儿成？”

静之：“赚头很少，没成可抽。”

“那不成剥削了？我们黑大学生的时间就那么不值钱啊？不去！”

静之：“我这不是在哀求大家帮忙嘛！都给我个面子，行行好嘛！”

“看看，都快急哭了！好吧，你何静之的面子我不能不给，我去！”

“大学生就是要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尤其那种不容易的生活，我也去！”

“你们先都别急着表态，有个幕后情况得搞清楚！”一名女生绕着静之边转边说：“你说与对象分手，嘎巴溜脆地就分手了。分手之后，情绪还没受多大影响。并